

中外名人傳

（三十三）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二二頁）

戴運軌（一八九七—一九八二）

中大理學院院長
文化大學理學部主任

與奉化蔣家爲世交

戴運軌，著名物理學家，抗戰勝利時，奉命來台接收台大，曾以教務長代理校務，創設台大教務處及物理系。成立台灣第一個原子核研究室。籌設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國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創設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接長理學院。台灣近代科技突飛猛進，戴運軌爲奠基者和催生者。

戴運軌字仲甫，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七日生於浙江奉化的大橋鎮。與先總統蔣中正爲近鄰，距蔣氏故里溪口鎮僅二十里，因而蔣、戴兩家爲世交，蔣中正總統年長戴運軌十一歲。不過，戴運軌科學報國，與蔣中正的軍事報國，殊途同歸。

蔣母王太太夫人逝世，其墓地即由戴父戴大生老先生所勘選，可見兩家交情。來台以後，蔣中正多次面邀戴運軌過邸小敘，但戴氏秉性鯁直，加之蔣中正日理萬機，恐其勞累，因而甚少造訪。

據傳戴運軌遠祖爲明初大儒方孝孺之後，因明成祖登極後要滅其九族，羅織甚廣，爲避禍改爲戴姓。世居溪口大橋鎮，傳至其父戴大生（字漁笙），經商致富，擁有商號數家，雄於資產，平日樂善好施，望重鄉里。其叔戴大洲（字其仁），則爲遜清舉人。戴運軌有兄弟四人，長兄戴運軫，跟父親經商。次即戴運軌，三弟戴運軫，從事教育，四弟運輪（字永寧），曾任兵工廠廠長。

一九〇六年，清室廢科舉，設學堂，戴家殷富，戴運軌遂入奉化龍津小學讀書，後轉入錦溪小學，後又升入文聚堂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後，離開奉化，考入寧波府中，後來改稱浙江省立第四中學，舍監毛思誠，學問淵博，思想新穎，極受學生敬愛。而毛鳳

美校長及毛思誠均曾爲總統蔣中正之塾師。

戴運軌在四中時，每次考試均爲該班第一名，當時被認爲是神童，依該校規定，成績優異的學生，可免繳一切費用，他年年享有這項榮譽和優待，贏得老師及同學的讚美，前教育部長張其昀（曉峯）及大法官黃正銘，都是低他一級的同學。

留學日本精研物理

一九一八年夏，「五四」運動前夕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萌芽，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震天價響。此時，戴運軌畢業於省立四中，獲得浙江省官費補助，赴日本深造，考入東京高等師範理化系，理化是一門新科學，戴運軌治學精勤，各門功課均列優等，而日語日文也快速進步，可以運用自如。五年後，畢業考試，名列前茅。東京高師畢業後，又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物理學科，專攻物理。當時民國初建，歐風東漸，社會崇尚西學，敝屣國故，遂有「新科少識字之人，舊學斷讀書

之種」的說法。但戴運軌幼時曾飽讀經書，國學素養深厚，又長期研習科學，新舊兼理，本末並顧，遂成奇才。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戴運軌由日本京都大學物理系畢業，學成歸國，受聘於北平師範大學，為故都名大學，水準高，良師多，他得展其所學。

翌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此時，南京之最高學府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多方網羅人才，延聘良師，敦聘戴運軌前往該校物理系任教。中大由東南高師改制而成，是南方最有規模的大學。

在中大任教四年之後，二十一年，轉赴金陵大學任教，應邀編輯初中及高中物理教科書，因他物理造詣精深，文筆又佳，編寫負責認真，所以編成的物理課本，精當簡要、深入淺出，與張曉峯所編的地理教科書、林語堂之開明英文課本，同受教育界的稱讚，而為廣大眾多的中學所採用。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金陵大學西遷成都華西壩，戴運軌隨校西上，交通工具不足，沿途備嘗艱辛。抵達抗戰後方，又遇物資缺乏，通貨膨脹，而戴氏已有二男五女，肩負九口之家，生活困苦。為了生計，也為了報國，這位後方少有的科學專才，遂應聘在空軍參謀學校及四川大學兼課，常於漆黑的夜晚，跋涉山徑險路，奔波於川大及空軍參校之間，授課毫不馬虎，使兩校學子受益匪淺。

接收台大重建學府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國土重光，許多人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但戴運軌卻接到一個重擔，由教育部長朱家驊派遣，轉赴被日本盤據五十年的台灣，接收日本在台的帝國大學。因他是留日的高材生，熟悉日本學制及日文日語，必能得心應手。台灣於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回歸祖國，戴運軌於翌年二月初即飛抵台北。

到臺北後，首先將臺北帝大，正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陸志鴻為首任校長，他為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並任教務長。不久，陸志鴻校長飛回重慶，隨陸校長來的陳建功及蘇步青也應聘回浙大任職，由他獨自完成了接收臺大及新建工作。

戴運軌的名義是臺大教務長兼代校務，重大的困難有兩項，第一是臺大以往沿用日本大學學制，和中國不同，不設教務處，只是各學院分設的學監，掌訓導及教務，因此教務處等於創設，無舊例可循，無規制可仿效，只好暫僱兩名日籍職員，協助處理，而他自己每天在家趕寫臺大學制、學則，忙到深夜，經四十多個夜晚才完成。

另一大困難是戰亂後的無政府狀態，校園建築物遭盟軍飛機轟炸，處處斷壁頽垣，亟待修築，但經費困難，不是短時能夠實現，這是硬體方面的不足。另外戰亂之後，生

活紀律也已廢弛，學校公物，常遭偷竊或盜賣，如照像機、打字機、電話機、電風扇等。而學校經費困難，無法設立校警，只好私下商請水源地里長陳波協助，負責校內治安，兼任護校隊長，並募集五人為守衛隊，這樣，才稍能遏止盜竊的猖獗。

一九四六年七月，戴運軌苦心精研、處理校務已歷五個多月，學校規制初奠定，這時，新任校長陸志鴻才到臺灣，而傅斯年的接長臺大，更是兩年多以後的事，這最困苦的一段接收歲月，也是他一肩承擔的。

他首先要將日制的帝大，改為我國大學制度，由他草擬出大學學則，又經過多次研討，內容才算確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此時台大師資缺乏，大陸良師均不願來台任教，經他費盡苦心，才找到像樣的老師任教。

另外招生也是一件大事，他建議採四大高校聯招的辦法，即由台大、省立師範學院（今師大）、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四校聯招，統一出題，分區考試，是今日大學聯招的前身。

首創原子核研究所

物理為科學之母，無物理系不能成為理學院。但日制台北帝大卻無物理系，於是戴運軌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創辦了台大物理系。新系的設立，師資、圖書、研究設備都是不

可或缺的。師資方面；留用部分原日籍教授，如河田末吉、太田賴常、小笠原氏等人。

並另新聘專任教授周常寧、鍾盛標、李博、蘇林官及德人克洛爾，都是物理界傑出之士，因而培養出很多優秀學生。第二年，接著又創立了原子核物理研究室，是一項嶄新的研究，不久即完成原子核擊破實驗，跨出傳統物理的門檻。同時附帶發展製造重水，重水可產生重氫和中子源，從事人工放射性實驗，觀察各種原子核反應，使物理學的研究，真正進入原子時期。同時，又創立碳十四研究室，可以據此測定我國考古發現的古器物的正確年代，其效果不只限於物理界及自然科學方面，進而影響到社會人類各種學科。對整體文化的貢獻，可說至深且鉅。

台大物理系創立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戴運軌為教務長兼物理系主任，一九四八年八月辭去教務長，專任系務，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

但物理學是前進的科學，日新月異，戴運軌為趕上時代，曾於一九五四年由中華文化基金會贊助，赴美在明尼蘇達大學，原子核物理研究室任名譽研究員。

次年又到加州柏克萊大學輻射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與該研究所穆衣耶教授合作研究，利用埃爾伐來茲線型加速器，確定所有元素原子核的殼形分層構造，發表論文，刊登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受國際物理界重視。

策劃清華中大復校

一九五六年，戴運軌兒時的同窗好友張其昀出任教育部長，籌備清華大學在台復校，由梅貽琦博士任校長，先設原子科學研究所，再逐年擴充。這項工作又落在物理教學經驗豐富的戴運軌身上，應聘為清大復校委員，和梅校長同負重任，清大原子科學研究所的構想、課程，全部由他擬訂，再次初墾一個新園地。

在同一時期，國立中央大學亦謀在台復校，戴運軌是中大南京時代的老教授，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一九五八年是國際地球物理年，由於交通發達，世界已成「地球村」，這個村中的資源，氣流都是相互相關的。上至太空，下達海洋深處，中包括地球表面上的一切自然界的資源和能量，諸如，天象中之北極光、電離層、磁暴、原子落塵、地震、氣象、火山、海洋變遷、海內動植物都在地球物理學研究之內。但當時台灣各大學都沒設地球物理學系所，屬開創性的科系。戴運軌的科學眼光超前，他主張先設地球物理研究所，再逐步擴充為完整的大學。

中大復校委員會接受了這一建議，並由教育部設了一個「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由部長梅貽琦兼主任委員，委員有戴運軌及凌鴻勛等十位組成。但這個研究所卻一拖四年沒有成立，原因是有些委員是地球科學外行，加之師資難求，主

張先設地質所，經多次開會討論，沒有結果。直到一九六二年，黃季陸接長教育部，親自到戴運軌家中，請他擔任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

創設地科所費心力

是年秋季，地球物理所開始招生，先借台大上課，同時在苗栗趕建校舍，次年七月遷入上課。但是校地不足，地處偏遠，師資難求，拖過六年之後，終於在一九六九年遷到中壢建校。不過，在遷校過程中，曾勘察過苗栗、內湖、新竹及中壢許多地方，所提供的校地各有利弊，而地方人士都希望大學設在自己的地方，鬧過多次風波，戴運軌也是風暴中心。

中大地物所雖歷經波折，但在戴運軌主持下，學術研究卻是領先的。例如，一九七三年夏，在台北海洋研究所舉辦之國際中美地震學會中，主持人及論文宣讀人，就是中大地物所一、二屆畢業的游世高與蔡義本兩博士，而其他參預宣讀論文及討論的，也都是中大後期碩士班畢業，佔人數的絕大多數。

因為地球物理研究，是一種切合實際需要而又有前瞻性的學問，所以國科會也極為重視，撥款補助研究一些具體而實際的專題，有：

颱風之數值預報

台北地區臭氧含量與日射量之關係

台灣北部可能發生之最大地震

台灣北部地下水之探測

地殼岩石之X射線研究

其他與地物所合作的單位，包括：中國石油公司油礦探勘處、台灣省氣象局、台灣省地質調查所、中山科學院、交通部電信研究所、台大海洋研究所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論文成就，如廖學鑑的「穩定龍捲風氣流」，翁明同之「台、菲島弧之地震活動及地體構造」，呂世宗之「台灣北部第一核能動力廠之煙幕擴散實驗」，張明文之「颱風移動之駛引法預報」以及王俊秀之「台灣北部大屯山區之磁性異常」，最具價值而受學術界重視。

戴運軌是中央大學復校開天闢地的大功臣，他於一九六二年七月中旬接受教育部之正式任命，八月四日便招生開學。當時，研究所大樓剛開始在苗栗二平山興工建築，為爭取時間，特洽商臺大校長錢思亮將物理館二樓房間作為臨時所址，一年後始遷回苗栗新址，苗栗二平山校址面積三甲，無法作長遠規劃與擴充，且僻處山野，交通不便，遂決定遷校，自一九六二年至六七年，他策劃奔波，飽經挫折，歷盡艱辛，始終一本科學家的率真性格，與「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的氣度，承受一切責難，突破一切阻撓，終於一九六七年奉准遷校中壢並徵購土地五十甲，其中二十甲為地方人士捐贈。是年十二月二日，中壢新校址正門大學路破

土興工，翌年八月，設理學院，除研究所外，另設大學部物理學系與大氣物理學系，由戴氏擔任院長。一九六九年九月增設數學、化學工程、中國文學三個學系，短短數年中，至一九七三年他退休前夕，中大已有一個研究所與八個學系。是年四月五日，中壢中大建校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鴻森於委員會中曾宣稱：「戴院長在不到四年時間，把原來荒蕪臺地，建設為一座文化城，並為地方帶來繁榮，覺得當年爭取中大的努力沒有白費。」

退而不休任教文大

一九七三年夏，七十四歲的戴運軌自中大退休。可是文化大學的創辦人，他的老同學張其鈞又來找他，請他接受文化大學理學部主任職位，他只好接受。在文大理學部仍本著認真不苟的精神，親切關愛、教誨諄諄，視學生如子弟，告訴他們：「不唱高調，不做表面工作，要腳踏實地去做研究、求學問」。華岡的理學部，在他的領導之下，出現一番新的氣象，學生水準提高，成果昭著。任內他增添實驗設備，延聘優良師資，成立系圖書館，對提高學生讀書興趣，不遺餘力。不料卻於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因心肌梗塞辭世，年高八十五歲。

戴運軌學術研究之餘，好學不倦，博覽群籍，著述不輟，除早年編著中學物理課本外，並編著大學物理學教科書多種，重要中

英文譯著有：1. The Origin of Antiproton；2. Neutron Yields from Thick Targets Bombarded by 18 and 32 Mev Protons；3. 神原子核對於中子在四千四百萬伏特的總橫截面積的大小（與許雲基等合著）；4. 曼克斯、波恩的物理學；5. 愛因斯坦的生活及其時代；6. 「太空世界」；7. 「原子能和和平用途」（以上二書係與魏岳教授合譯）……。他曾兩度出國研究，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去美，在明尼蘇達大學原子核物理研究室擔任名譽研究員。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輻射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在該所 Moyer 教授協助下，從事以能量 18 及 32 Mev 質子射線攻擊原子靶物質所得的中子產量之研究，研究論文，發表於美國物理學會雜誌「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 Vol. 109 pp. 2086-2091, 1958.3.15）曾博得國際物理學界好評。

戴氏又與物理學界同事好友籌創中國物理學會於一九五八年正式成立，被推擔任理事長前後達十七年之久。一九五九年，他代表中國物理學會申請參加「國際純粒及應用物理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 Applied Physics 簡稱為 IUPAP）」，經該會通過中國物理學會為聯合會正式會員（Regular Member），並為代表中華民國的國家會員（National Member），這個聯合會創設於一九三三年，每三年舉行大會一次，由於我國歷屆出席代表們的優越表現，至今仍繼續保持會籍與合法地位，此一成就，得力於戴

氏當年的正確決策與遠大眼光。一九六三年四月，他於中國物理學會創辦「中國物理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初為半年刊，後改為季刊，為一創作性的純學術刊物，創刊伊始，即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重視。物理學刊發行後，美國太空總署及世界各國科學研究機構紛紛來函訂閱，每期論文，多經五種世界性的科學文摘——「物理文摘」、「原子核物理文摘」、「化學文摘」、「科學新聞」與「金屬文摘」等摘錄轉載。

對提升國內科學研究，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有鉅大貢獻。戴氏畢生獻身科學教育，培植萬千學子，其中獲得重大成就之俊彥所在多有，世人咸尊為「多士師表」，或以「科學人才的播種者」稱之，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他逝世時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曾撰一聯紀念，原文如後：

受命不辭艱，興臺大，復清大、中大，三校仰宏規育就英才逾十萬。

持躬常自省，作明師，延經師、人師，廿年親碩範緬懷德業足千秋。(王成聖撰)

沙達特 (一九一八—一九八二)

埃及總統

埃及前總統沙達特 (Anwar Al Sadat) 是中東和平的開拓者、締造者，成千上萬的以阿青年在他的努力下得以免除戰爭威脅，保住寶貴的生命。但沙達特本人卻於一九八一

年十月六日被暗殺身亡，刺殺他的原因，正是他推動以阿和解，遭激進的阿拉伯回教徒痛恨所致。

沙達特於一九一八年生於尼羅河三角洲的一個小村落，父親是埃及陸軍醫院的一名職員，母親是蘇丹人。一九三六年進入埃及軍事學院習軍事，一九三八年畢業，派在埃及陸軍部隊擔任基層軍官，並加入納瑟 (Nasser) 所領導的「自由軍官團」，從事埃及獨立革命，反抗英國佔領軍。一九四〇年因從事獨立革命被英國人逮捕下獄，獲釋後，做過卡車司機及報社記者。一九五二年在納瑟領導下率部推翻埃及國王法魯克 (King Farouk)，建立埃及共和國。爾後即踏入政壇，追隨納瑟重建新埃及，由於聰明練達，漸獲納瑟信任，於一九六四年獲任命為副總統。

沙達特和納瑟的關係原來並不親密，甚而可說是疏遠。而他在工作崗位上亦表現平平，成績並非突出。但納瑟野心甚大，疑心病重，在總統任內擔心部屬對他不忠，因而對他的親信幹部一一門垮，並將之剷除，只剩一個沙達特，在納瑟眼中，沙達特沒有野心，對他不具威脅，因而任命他為副總統。一九七〇年，納瑟突告病逝，沙達特順理成章接任總統。不過，這時埃及內憂外患，納瑟在位時為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引進蘇聯勢力，致埃及各部門都在蘇俄人控制之下，沙達特花了相當功夫擺脫蘇俄控制，

並保住表面邦誼。一九七一年，沙達特制頒新憲法，廢除納瑟的許多苛政，使埃及人重享較多的自由。

一九七二年沙達特偕當時的空軍總司令穆巴拉克 (現埃及總統) 訪問蘇俄，遭克里姆林宮冷遇，拒絕給予任何攻擊性的武器。沙達特回國後，毅然採取措施，於一週之內，把一萬七千多名蘇俄顧問趕出了埃及。

沙達特和納瑟一樣，一心想收回被以色列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建立強大的埃及。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沙達特揮軍攻擊以色列佔領區，埃及打得十分出色，快速越過蘇彝士運河，攻破西奈半島上以軍部署強固的巴萊夫陣地，佔領西奈半島大部分地區。當時以色列的處境十分危急，美援甫運到即直接送上戰場，幾乎是有去無回，使以軍當局非常恐慌，以色列最高領導當局甚而考慮使用核子武器，阻遏埃及軍。最後戰局膠著，不敵不勝，但埃及收回了財政金礦的蘇彝士運河控制權及一部分西奈半島的國土。戰後，沙達特的威望上揚，成了世界矚目的領袖。

十月戰爭後，沙達特逐漸發現能影響以色列的是美國而非蘇俄，在以阿戰爭中，埃及的俄援武器根本不是美製武器的對手，而且蘇俄雖然軍援埃及，卻未能使埃及收回一寸失土，反而造成無窮的後患，於是他把埃及的外交策略扭轉，由親俄改為親美。

一九七四年，埃及和美國恢復了邦交，接著德、法等國亦復交，美國不但提供埃及

大量經援，並把挨軍的俄式武器淘汰，逐步換成美式裝備。

基於三次以阿戰爭的經驗，沙達特體認到戰爭徒賠上埃及青年子弟的生命，兵連禍結，沒有止境，於是決心經由和平談判，收回油藏豐富的西奈半島。一九七四年沙達特伸出和平觸角，由於季辛吉的斡旋，翌年和以色列政府達成協議，以色列將幾個重要據點還給埃及。一九七七年他親赴耶路撒冷，會晤以色列總理比金，展開埃、以直接對話。一九七八年在美國總統卡特的協調下，以、埃雙方在美國大衛營簽署和平協定，依照協定，以軍逐步自阿拉伯佔領區西奈半島撤退。

當沙達特不費一槍一彈，收回西奈失土時，卻觸怒了激進的少數阿拉伯國家，他們責罵沙達特背叛阿拉伯世界，利比亞的格達費甚至揚言要暗殺「阿拉伯的叛徒」沙達特。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沙達特為紀念以埃和解八週年，在埃及開羅舉行大閱兵，親率三軍總司令閱兵，當砲兵部隊受校時，突有數枚手榴彈擲向閱兵台，接著有六、七名年輕的兵士，以衝鋒槍掃射閱兵台，沙達特的安全人員立即開火還擊，但身穿雙層防彈衣的沙達特，還是受了重傷，於送到醫院後不治死亡，享年僅六十三歲。

沙達特不但是推動和平的巨人，更是埃及的救星，他摒棄納瑟的社會主義，採取門

戶開放政策，使埃及經濟突飛猛進，不過因經濟過熱，引起通貨膨脹，導致中產階級及低收入者的不滿，加之西方文化的衝擊，引起宗教保守勢力抬頭。鄰近的伊朗柯梅尼又不斷的輸出回教革命，反動勢力高漲，終於導致沙達特的被殺害。其實在沙達特被刺前，曾數度遇險，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在開羅郊區的胡辛清真寺附近，他的座車曾遭射擊，不過埃及政府否認。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架載送沙達特赴美的專機，不在葡萄牙降落停留，謠傳有利比亞的突擊隊等在該地。他的專機後來停在英國。一九八一年四月卅日，開羅機場查獲一名身懷九公斤炸藥的巴勒斯坦人，埃及當局相信他欲在五月一日沙達特演說時，引爆這些炸藥。

沙達特和他的夫人是神仙眷侶，美麗的珍安 (Jehan Sadat) 愛上沙達特時，還是一位十五歲情竇初開的少女，當時沙達特是歷盡滄桑三十歲剛出獄的政治犯。兩人戀愛兩年後結婚，她才十七歲，婚後，沙達特的仕途漸有起色，她突然想重拾書本，入學完成高中畢業。這在保守的阿拉伯國度是少有的，結了婚的女人職責是相夫教子，沙達特夫人居然反其道而行，妄圖追求自己的人生。好在有丈夫支持，她順利完成高中學業。一九七二年更考進開羅大學，這時她已是四十一歲的總統夫人，但她打扮得和一般大學生一樣，不特別引人注目。同時，她的三個孩子也在這所大學裡念書，環境的壓力，使她

自覺成績不能太差。她攻讀阿拉伯文學，苦讀了六年，終於取得學士學位。一九七八年他更進入研究所，兩年後拿到碩士，可是她讀書上了癮，繼續攻讀博士，並兼任開羅大學講師，每週授兩節課。雖然她取得了博士學位，卻在一九八一年失去丈夫，粉碎了她退休後偕丈夫漫步歐洲黑森林的夢想。(丁慰慈撰)

吳雲鵬 (一九〇四—一九九四)

蒙古籍立法委員

嚮往國父政治理想

吳雲鵬，字子陞，第一屆蒙古籍立法委員，畢生致力蒙漢合作，多次調和蒙漢糾紛，支持國土統一，追求國家富強，是一位具有強烈愛國心的蒙族人士。和其三弟吳化鵬，均曾受良好教育，精通漢、蒙兩種文字。吳化鵬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蒙藏委員會駐歐美特派員等要職。昆仲兩人畢生服務公職，獻身國家，卓著功績。

吳雲鵬於一九〇四年十月六日生於蒙古昭烏達盟敖漢右旗，祖父賽阿木爾，為草原牧人，兼營農耕。傳至其父吳振鐸，經營有方，家境逐漸富裕。

吳雲鵬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幼時，誦讀蒙文四書，奠下傳統哲學的基礎。稍長，入私塾讀漢文，讀至禮記禮運大同篇，對

文中揭櫫的以民爲本的政治思想，內心十分嚮往。

吳雲鵬少年時代，開始接觸國父孫中山學說，對國父孫中山倡導的國民革命，非常景慕。尤其對三民主義主張各民族一律自由平等，共同追求富強康樂新中國的理想，認爲是救世良方，於是決心奉行三民主義，投身國民革命。

致力蒙漢民族和諧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中國走向現代化，昭烏達盟開始設立新制小學，用漢、蒙雙語教學，吳雲鵬入校求學。六年小學畢業後，考入熱河承德中學，於一九二三年夏，中學畢業，升入北平朝陽大學法科，攻讀四年後畢業，返回昭烏達盟服務。不久，奉派出任敖漢右旗管旗章京（行政幕僚長），任內常奉旗長指派，代表旗長赴鄰近地區調解蒙漢人民紛爭，由於他思想縝密，宅心仁厚，加之辯才無礙，對事以「特中用正」的態度，詳予解說，依理推論，問題常迎刃而解，因而不久即博得蒙漢人民的信賴與讚譽，樹立了良好的名聲。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迅即底定全國。但內蒙古各盟旗尚無確定之政治意向，吳雲鵬主動聯絡各盟旗的領導人，響應國家統一。一九三〇年，各盟旗推派代表前往南京，表達擁戴中央政府。吳雲鵬被舉爲昭烏達盟代表，隨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蔣

中正主席表達蒙胞擁戴的心聲，並對內蒙建設提出具體的意見。蒙蔣主席當面嘉勉，並設宴款待。會後，令代表團設置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由吳雲鵬任辦事處代表。

溝通蒙漢文化隔閡

在南京任代表期間，吳雲鵬應聘兼任國軍參謀本部邊務研究所蒙文主任教官，教導軍官蒙文，培植軍方蒙文人才。另外，蒙古各盟旗駐京聯合辦事處刊行蒙古旬刊，吳雲鵬兼任翻譯，把中央重要的政策譯成蒙文，傳達給內蒙蒙胞，也把內蒙重要的訊息譯成漢文，供中央參考。溝通地方與中央，貢獻良多。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吳雲鵬升爲聯合辦事處主任，協助蒙胞抗日救國。

一九三九年，立法院故前院長孫科，延攬蒙古籍專才參加訓政時期的立法工作，報請國民政府遴選吳雲鵬爲訓政時期的立法委員，參與院會，會中提出許多中肯的建議，由立法部門採擇。工作之外，致力蒙古各盟旗的聯絡工作，團結蒙胞，對抗日寇。此一時期，吳雲鵬有感於蒙漢兩族語言隔閡，易生誤會，乃積極進行文化交流，在蒙古地區物色優秀蒙古青年前來內地，修習漢語、漢文，研習現代科學知識，促進蒙古地區進步。進而蒙漢攜手，救亡圖存。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吳雲鵬獲授三等景星勳章及五等景星勳章各一枚、抗戰勝利勳章一枚。

冒險監選蒙女國代

一九四六年，政府推行民主憲政，吳雲鵬當選第一屆蒙古西藏地區由其自治，獲得原則性的規定。一九四八年，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吳雲鵬奉派爲蒙古地區選舉監督，負責婦女代表選舉事宜。當時，蒙胞聚居的內蒙及東北地區，已是烽火遍地，共軍四處襲擊，吳雲鵬不避艱險，順利舉辦選舉，推出兩席蒙籍婦女代表，參與制憲的國民大會。

大陸陷共後，吳雲鵬隨政府來台，仍任立法委員，歷時五十餘年，曾任邊政及預算委員會召集委員多次，兩次當選程序及紀律委員會委員。直到第一屆民意代表依法退職條例制訂，吳雲鵬才退隱山林，安享餘年。

在立委任內對於民生與國防等法案無不全力支持。尤以涉及蒙藏權益立法，如蒙古盟部旗組織法，蒙古自治八項原則，蒙藏委員會組織法，與執政黨政策會協力維持蒙藏學生在台升學臨時辦法，蒙藏委員會委員列入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等，均賴吳氏的說明與爭取，才完成立法程序。

一九五〇年，行政院前院長陳誠出席審核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案時，曾考慮欲刪除蒙藏委員會預算，吳雲鵬聞之乃約集有關同仁，面陳力諫，始獲允繼續照列，使蒙藏委員會得以存續至今。

吳雲鵬晚年健康甚佳，僅受骨刺影響行

動稍緩，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七日突以心肌衰竭病逝，享年九十一歲。生前家庭美滿，育有子女四人，長子吳傑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任職於經濟部工業局。次子吳傑民，畢業於台大國貿系，任職於經濟部國貿局，女兒吳祖珍、吳家珍服務台電及台肥，均學有專長，立足社會，貢獻國家。（蕭新民撰）

王爵榮（一九一九—一九八五）

監察委員
醫學博士

出身春申銀行世家

王爵榮，著名的小兒科醫學家，前監察委員，曾在越南行醫廿餘年，享譽東南亞僑界。不過，他的行醫越南，非其本意，乃大環境所逼。一九四九年，他在巴黎大學完成醫學學業，已應聘為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教授兼廣慈醫院兒科主任，正待束裝回國，大陸全面赤化，歸鄉無路，憑一張西貢過境廿四小時許可簽證，赤手空拳，在西貢僑界及越南民間打出一片天。憑著精湛的醫技，活人無數，當然也成了越南非留不可的人才。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位滿腹經綸的西醫，不廢中國傳統醫學，西醫技術而外，還對針灸下過相當功夫，可說是中西兼長，學貫中西，為醫界少見的長才。

王爵榮，字覺容，江蘇鎮江人，一九一

九年（民國八年）三月十七日生於上海，曾祖父是一位譽滿江南的名醫，精於岐黃。到了祖父王筱齋卻改了行，為中國近代銀行業的先驅，當過美國花旗銀行北京分行第一任經理，曾參與籌備中國第一座現代銀行大清銀行。父親王灼華承繼父業，亦為銀行家，曾任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日後又把中國錢莊制逐漸帶入銀行體系，建立現代金融制度。由於家世背景，王爵榮自幼生活優渥，錦衣玉食，但他無纨绔習氣，自幼聰敏好學，讀書勤奮，十三歲前延請在家誦習，飽讀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十六歲畢業於震旦大學附屬中學，參加全國高中聯考，成績優異。又參加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獲頒Baccalaureate證書，憑此証入震旦大學醫學院實習，廿二歲畢業，隨即取得醫師資格，開始在上海行醫，先任救濟醫院醫師，不久升任為該院院長，並在震旦大學附設廣慈護士學校及聖心護士學校為兒科醫師，此後又陸續接任上海市保黎醫院及閔行療養院兼院長、上海市醫師公會理事兼執行副總幹事、上海市候補參議員（抗日勝利後第一屆）、法語醫藥學會秘書長，上海國泰、民康、華聯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業餘兼任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一九四七年四月參加甄試獲得聯合國文教組織留法公費研究獎學金，翌年遂負笈法國巴黎大學專攻小兒科，苦讀二年獲兒科研究院文憑。留法時獲得聯合國兒童福利組織

獎學金，參加該組織主辦第一屆兒童福利專家進修班（亞洲國家王爵榮為唯一代表），分別在英、法、比、荷四國上課及考察四個月，期滿獲得聯合國兒童福利專家證書。一九五〇年完成研究論文後獲巴黎大學醫學院 Assistant Etudiant 資格及證書。停留巴黎期間，曾任法國震旦大學同學會會長、中華民國留法醫科同學會會長、巴黎大學兒童醫院副主任醫師等職。

神州赤化留越行醫

一九五〇年春，他的母校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聘他為小兒科教授，於是他束裝回國，可是到達香港後，上海淪入中共之手，歸鄉路斷，被逼羈留越南西貢行醫，旅居長達廿四年，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陷共前三天才離開，遷居加拿大。

王爵榮在西貢名聲響亮，盡人皆知，從街頭乞丐以至越南的皇親國戚，幾於全是大夫的病人。他和越南朝野關係極為深厚。又是中、美、菲、法、加拿大……等各國駐越使領館的醫藥顧問。各國駐越人員和他們的眷屬，全是在西貢霜月英街診所的常客。他除了對每一位求診者必定躬親診治，悉心照料之外，尤以不收醫藥費用而聞名於世。對上位者他是表示尊敬與親切，下位者則純粹出於同情與關愛。這種義務診療贏得了普遍一致的崇拜、讚譽、感激和友情。他真正做到了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的：「流惠澤

於瀛表，鼓仁風於區外」。仁心仁術，相互輝映。

聖經有云：「施比受更有福。」後漢書馮異傳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爵榮的慷慨大方，樂善好施除使他能越南備受推崇外，他畢竟也曾收過一筆古往今來價值之昂，不作第二回想的「診金」。這裡面有一段既動人而又精彩的故事。

由於王爵榮長年累月為加拿大駐越使領人員和眷屬治病，從不收過一文診金。一九七四年底，越南局勢尚穩定時，加拿大駐越南大使奉調回國。大使夫婦邀請王爵榮一位禮品——兩張移民加拿大的簽證，這兩張簽證，終於使他遭逢危機時派上用場。

一九五二年春天，越南一片扶輪之風，王爵榮邀僑領張文禮、陳文林、魏宗鐸及其餘中、越、法、美、印各國人士共十七人，發起籌組西貢扶輪社，於翌年一月廿三日正式成立；一九五四年復發起青商會，被選擔任越南青商會主席兼國際青商會兼亞洲區主席，發起著名的「兄弟運動」，透過國際紅十字會、扶輪社、青商會等國際組織管道，發動世界各國為越南難民提供醫藥服務，挽救無數在大戰中無助無依的生命，這個運動前後持續了三十個月，他的這項義舉獲得越南吳廷琰總統頒贈一座象徵最高公民榮譽的寶國勳章及第一屆菲律賓麥格塞塞獎。以後又連續獲頒七座勳章，可見越南對他的禮遇。

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月，國民政府兩次

邀請反共愛國人士舉行陽明山國是會談，王爵榮均以海外僑領身分應邀參加，第一次被分到財經組，他認為非其所長，故未赴會。第二次被分到教育組，因越南總統吳廷琰正擬宣佈華僑學校禁止教授中文，我駐越大使館乃借助王爵榮與吳氏的私交，方便吳氏收回成命，他因此未能如期與會，僅將對國是興革的意見錄了一捲錄音帶託人帶至會中播放。

留越期間，王爵榮除以高超之醫術行醫外，另主持華僑中正醫院院務，一九六四年十月被中華民國駐越南農業技術團延聘為顧問醫師。

當地最大的華僑中學博愛高中校務亦由他出資出力，此外又任崇正中小學董事長，推展普及教育，發揚中華文化於異邦。他又創設越南王氏宗親總會，以團結宗親，砥礪志節，籌措專款獎助清寒子弟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嘉惠許多學子，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僑務委員會特致函嘉許。時又派為中國童子軍越南理事會主席兼越南華裔童子軍輔導委員會主席，致力於華僑童子軍之訓練與活動，成績卓著，對中、越童子軍之深厚友誼建樹尤多，一九六五年三月曾獲中國童子軍全國理事會理事長問振興致贈感謝狀；一九七〇年又獲中國童子軍總會頒贈服務榮譽獎章，以酬庸他對童子軍運動之熱忱服務。

垂暮再攻高齡醫學

一九七五年四月，王爵榮拋棄經營廿四年的西貢家業，遷居加拿大的滿地可市，這時他已五十七歲，可是在越南的行醫執照不能用於加拿大，於是年近花甲的王爵榮再入費宮，進入密西根大學及蒙特婁大學專研高齡醫學。一九七六年，他又覺得中國針灸在醫學上的用途極為重要，於是特別返臺參加中華針灸科學研究基金會針灸研究中心主辦之基礎針灸研討會，上課四個月，並赴榮民總醫院針灸門診部實習；一九七九年修完高齡學學分，獲得「高齡學」學位及專家證書；同年，他又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往香港居住在中南半島難民營三個月，研究六十歲以上難民病理，並撰成論文「香港越南高齡船民生活及健康之實況研究」。

旅加期間曾擔任滿地可市聖路易斯花園社區民選董事、西山(Westmount)國際扶輪社理事兼社會福利委員會主席、專業移民援助中心理事兼主席、加拿大國際青商會資深議員、華僑之聲電臺及電視臺名譽理事等職。他對於國際事務及外交僑務等福祉事業，特別關心資助，曾因協助外交工作成績卓著，獲外交部及國防部分別頒發獎狀，並獲法國政府頒授榮譽騎士及文化騎士勳章，名聞中外。

膺任監委棄醫回國

一九八一年，國民政府遴選海外監察委員，王爵榮膺選。這時他進修高齡醫學有成，在美國設有私人診所，收入豐厚，他應聘後立即把診所轉讓出去，回國專任監委，全心投入柏台工作，做個名實相副合乎憲法規定「不執行業務」的監委，在職期間陸續擔任外交、內政、教育、僑政四委員會的召集委員，除勤於出席院會外，足跡並遍及臺灣各城市鄉村，探察民隱，發掘違失，糾舉官箴。更遠出綠島、臺北、尼泊爾、喜馬拉雅山麓，訪問各地難胞，為流離失所的難民請命。

在監院重要質詢有：(一)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建議政府，應速訂定有關殘障兒童普及教育的法案，使其得到應有的訓練與照顧。政府應有適當的法規來規範殘障教育機構，免得殘障兒童受不良分子利用。(二)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與劉行之委員共同建議政府在臺灣邊遠山區設置文化區，作為訓練邊疆人才及觀光區等多目標使用。(三)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建議政府就保護秘密證人從速立法，今後對秘密證人身分絕對保密，不得洩露。(四)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與周哲宇、朱安雄委員共同建議行政院對各情治機關，應充分發揮研究設計統一指導與協調管制功能，務期職權分明，分工合作，共赴事功，以維護社會安寧。

王爵榮在監院鏗而不舍的努力，使得阻礙監院進步的傳統慣例，得以改善。例如：

過去提案委員所提案子，交由其他委員進行調查，調查委員不邀原提案委員列席討論，此種方式十分不妥。因為提案委員對所提案件十分關切，為求其客觀，不提「自動調查」，然而其他委員調查完畢，有了結果，又不使其了解真象，於情於理難以令人信服。經數度於院會中提議，終獲通過。監察院為了因應日趨煩雜的各類案件建檔工作，在王爵榮建議催促下，終於編列預算，實施電腦化作業。

由於長期居留海外，王爵榮對於少數民族——山地同胞特別關切，一九八二年底至翌年四月，翻山越嶺，走過高雄、屏東、花蓮、臺東等縣三十餘個山地村落，自費調查山地同胞的生活醫療各種問題，發現山地鄉存有下列諸問題，待政府協力解決：(一)山地鄉學童唸國中者比平地少，且離學率高。(二)年幼學童有離學當海員者，亦有為不肖之徒騙至地下工廠工作者，工資低廉，且無保障，甚至有被拐賣為娼者。(三)山地姓氏混亂，兄弟數人皆不同姓，離婚率高，年輕男女向外流失。(四)蘭嶼未全天候供電，阻礙了地方之繁榮與進步。(五)醫院急需醫療設備。(六)家庭計畫失敗，子女眾多。(七)山胞患高血壓、血管硬化、肝硬化者甚多。(八)若干山地鄉高山疊起，山坡地之農作物，無產業道路運輸，影響農民利潤。(九)學校缺乏圖書。

一九八二年春節搭機前往菲律賓與難民營中的僑胞一起過年。同年並加入中國人權

協會，擔任會務策進委員會召集人，對維護人權之重要性有精闢之見解，為囚禁綠島三十年以上的人犯奔走，使彼等得以獲釋。一九八三年六月，當選越、棉、寮華僑社團聯誼會秘書長；十二月九日，出席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人權調查研究發展會。

關懷越寮流亡華人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三日，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在台北舉行成立大會，王爵榮擔任大會主席，在致詞時眼含淚光，語調淒越，娓娓道出他逃出越南的心情與感受：

「今天我們能夠聚首一堂，大家都感覺非常愉快。回想八年前的這個時候，正是我個人倉促離開越南堤岸第二故鄉的時候。在整整八年當中，不知有多少越、棉、寮僑胞死在共產政權暴政之下，僅以高棉來說，在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使百分之四十的高棉人口死於非命，在三百萬高棉死亡人民中，誰知道有多少是我們炎黃子孫。各位代表都是備嘗艱苦，九死一生，為了追求自由，能夠幸運地脫離苦海，重登彼岸。可是，至少有一百之二十五不幸的追求自由者，或葬身魚腹、或死於海難、或死於飢渴，有些女同胞被害於海盜之手。我虔誠地請求院長、各位長官、各位代表，大家起立默念一分鐘，為千千萬萬死難的越、棉、寮僑胞表示哀悼和無限的懷念。」

王爵榮說到這裡，全場與會者二百零三人一致起立默念一分鐘。繼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致詞，肯定王爵榮促成這一組織，促成了高棉、寮國、越南華人團體的大結合、大團結。有助加速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願望。會中王爵榮眾望所歸，被聘為秘書長，擔任聯合會的實際領導人。從此，他本著人道主義、博愛精神，以救援越、棉、寮難民脫離苦難厄運的「守護神」自居。他自掏腰包，僕僕風塵，足跡遍歷全球五大洲。為棉、寮、越難民奔走呼號，交涉營救。他曾深入喜馬拉雅山麓，探視苦難的西藏同胞。轉赴土耳其，訪問淪落土境的中國邊疆難胞村落。遠往泰北考依蘭難民營，慰問中南半島難民。又曾以一個多月的時間，抱病往返臺北與泰北山區兩地，動用與泰國副總理畢猜的私人情誼，以及國際紅十字會多年的公誼私交。披荊斬棘，舌蔽唇焦，祇爲了救助一位投奔自由、萬里尋親的反共義士王崗，使他免於遣返大陸，如願來到寶島臺灣。

服務熱心幾至忘我

一九八五年二月，王爵榮不顧自己罹患嚴重心臟病的身軀，冒酷暑遠赴瑞士日內瓦，向國際難民總署及國際紅十字會洽商，要求本人道精神運送越南難民至自由地區尋求新生活，卒獲成功。四月訪韓，由韓國歷任七位駐越大使設宴款待。六月返美國舊金山，

訪當地越、棉各僑團，當選連任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會後赴洛杉磯，探望愛子王華，六月十三日在兒子寓所花園內種花時，心臟病突發，昏倒在地，經送醫急救，竟告不治，享年六十八歲。九月二十日，總統以其「忠誠報國，謙論匡時，早歲僑居海外，致力國民外交，熱心社會公益，顯績揚聲。近年遴選為監察委員，先後當選監察院僑政、外交、內政、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博議直言，公正持重。復任中國人權協會常務理事，於會務促進，亦著貢獻」，明令褒揚。

王爵榮著有：(一)巴黎大學論：「Etude de la prothrombine'mie Chez le Nourisson」。 (二)「Diabete Insipide Infectieux Epide'mique」 (此研究論文曾在瑞士 Zurich 世界兒科學會大會時應邀於會場宣讀)。 (三)醫科參考書：「Pour due Grossesse Sans Malaises」 (此書完成於加拿大，於一九七八年在滿地可出版)。 (四)研究論文：「香港越南高齡船民 (Boat-people) 生活及健康之實況研究」。 (王聞義撰)

李書忱 (一八九〇—一九六五)

山東省第三屆省議員
國民會議代表
制憲國大代表

安定地方濟貧賑災

假如把山東省地圖形容成一個駱駝頭。那麼駱駝頭就是魯東十縣，福山、牟平、棲霞、萊陽、海陽、蓬萊、黃縣、掖縣、文登、榮城。這十個縣中牟平是一等縣。牟平縣土地肥沃，農產豐富，民性純樸，多半以商農爲本。教育普及，文盲很少，但讀大學的並不多，不像廣東人和福建人，去歐美、走南洋、到海外去闖天下，對國民革命貢獻良多，華僑甚至贏得了革命之母的美譽。魯東人民藉海運之便，開發了東北，對該地區之發展貢獻也不少。

福山縣的富豪賴芳圃、棲霞縣的首富牟二黑子 (軼其名)、牟平縣的張燕山都是雄冠全縣的首富，他們大多數在荒年時放糧、嚴冬時施衣。但也有趁旱災索地契借糧而致富的。民國以後，在濟南爲魯東同鄉推食解衣、解決困難，且在抗戰伊始資助成立抗日游擊隊，協助魯省青年到大後方從軍、就學，幫助同鄉解決困難，暗中調解文爭武鬥安定地方，對黨、國、省民同胞貢獻最大的，首推牟平縣城陰村李書忱。

李書忱的父親李賢林，英年早逝，遺妻勇氏及四子一女，勇氏爲大家閨範幼讀詩書知書達禮，三從四德，堪稱兼備，勤儉持家、和睦鄉里，對子女教育甚爲重視，因而揚名全縣，列名牟平縣誌烈女傳節婦篇，曾於民國十七年接受中央政府褒揚，獲頒金質獎

章、民初，勇氏曾在城陰村興辦女子學堂一所，自任校長，那時農村風氣未開，未婚婦女，多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招收學生賴地方仕紳鼎力支持，並率先將女兒送入學校，稍後則群起響應，學生則日眾，有遠從十里外步行來校上學者。這些女學生畢業後，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甚大。

勤學苦讀學有所成

李書忱，名潤紳，字樹臣，生於一八九〇年，自幼聰慧過人，生有異稟，十指尖尖，軟膩如棉，掌赤如火，掌紋多常人數倍，兩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清末，畢業於牟平縣高等小學堂，以全縣第一名獲授廩生。旋負笈於登州府（蓬萊縣）讀中學堂，當時中等學堂係公費、供食宿、發制服，且有津貼可領，當時誰家有子女，能升到登州府念中等學堂，羨煞鄰里，比現在得了博士學位還榮耀。書忱受慈母之叮嚀，尊長之囑咐，在競爭激烈的情形下，發憤讀書，當時的同學中，都是來自各縣的優秀學子，誰也不願考第二名，書忱每期考試都名列第一，誠非易事，畢業後，順利考入位於山東省垣——濟南之山東公立法政學堂（該學堂為民國四年被認可立案，前身為前清山東第一、第二兩法政學堂合併改名，民國十五年併入山東大學）。該學堂歷史悠久，師資優秀，當時是「學而優則仕」的年代，仕退隱則教學。故教席皆飽學之士，書忱在學習期間，仍勤學

如昔，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深受各教授所喜愛。畢業後，即為出任河北省良鄉縣縣長之教授，羅致為該縣承審官，到職後，處事秉公，任事負責，深受縣長器重，倚為左右手。斯時，北京司法官講習所，招考在職之法政人員到該所受訓，書忱考取第二期，於是一面做事，一面讀書，縣府考績為優等，講習所考試名列甲等，兩面成績均極優異，誠非常人所及也。書忱在講習所結業後，法學基礎穩固，行政閱歷亦增，即迴返濟南，專任律師。

輕財重義人脈豐沛

書忱宅心仁厚，輕財重義，當律師接案自訂原則，有錢無理的案及離婚案件，一概不接（與眾不同）。這不但沒有影響他的業務進展，反而得到了正面效果，因此業務鼎盛，收入頗豐。在濟南市先後購置經六路崇育里及斜馬路寶德里之建地四畝、房屋四幢，共百餘間，並在緯五路開設德生銀號，及在五里牌坊開設敬洋灰（水泥）公司。當其時也，濟南較具規模之公司行號，莫不以書忱加股為榮，因此成豐麵粉公司、振業火柴公司等，均有其投資，公司有盈餘，股東則分到紅利。書忱投資各大公司的股份甚多，因而獲利頗豐。

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李書忱獲署山東省青城縣縣長。由於他早年曾任河北省良鄉縣承審官，對縣政處理富有實際經驗。

不但重視法制，也提倡教育，加強縣內建設，凡縣內一切應興革之事務，按輕重緩急，訂出時間表。不但督促縣府官員勤政愛民，自己常親自下鄉，探訪民隱，解決民困，深受縣民愛戴。越兩年，調回省府任山東省單行法規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離職時，縣民脫靴，呈萬民傘，夾道歡送，極一時之盛。

李書忱重返省垣後，仍任律師業務，以後又任山東省政府顧問兼法制室主任，山東省濟南市商會會長，山東省全省商會聯合會主席，山東省濟南市電力公司總經理。斯時，省垣黨政軍及商界聞人，均以與書忱交往為榮，魯東各縣旅省同鄉慕名往訪者，絡繹不絕，凡有所求，無不盡力協助，魯東省民流行一句順口溜：「找到李書忱，萬事不費心」。真所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實一時之盛譽也。

北伐之後，濟南有一所「反省院」，專門收押共產黨員及民先份子（即民族解放先鋒隊，共產黨預備黨員）有些開釋的同鄉，回家缺乏路費，多找書忱解決，抗戰伊始高唱「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們異想天開，竟向他籌募黨費，書忱笑曰：「當初我幫你，是幫同鄉，不是幫共產黨，今天我以國民黨的身分，來幫助共產黨辦黨，是很可笑的事」，當時引為笑談。

當年常到李府走動之魯省黨政及商界要人有：文登叢鏡月、叢芳山、劉馨德、威海孫心田、王信符、海陽李健五、王濟占、萊

陽趙國棟、棲露林鳴九、林迎祥等。他們論省政、談國事、講鄉情，許多重大事項就是在閒談中決定，如以後組織游擊隊，就是參加談話的人一直支持而決定的。

游擊部隊悍衛家園

民國二十六年，適值七七事變，全國同胞皆同仇敵愾，奮勇抗日，山東省淪陷最早，受害最深。李書忱連絡同鄉丁緯庭將軍，地方仕紳叢鏡月、王濟占、于聖言、勇鑑三等，以保鄉衛國為號召。在牟平、海陽地區倡組游擊隊，當時公推書忱任司令。當初成立番號為「軍事委員會別動縱隊第四十六支隊」。後來改為「魯蘇戰區挺進軍第五縱隊」。成立後，部隊在牟平縣玉林鎮集合訓話。書忱謙沖為懷，以本人未習軍事，推介丁緯庭將軍為司令，叢鏡月為副司令。該部編制和國軍一樣，司令部下轄八大處、四個支隊、七個大隊，初成立時，官兵僅數百人，二年後，各方抗日志士來投效者日眾，達三千餘人，活躍在牟平、海陽、萊陽、文登等縣份，他們的口號是：「用自己的槍，拼自己的命來保鄉衛國」。當時，日偽的縣政府，僅能控制縣府周圍的城鎮，廣大的農村，都是游擊隊的勢力範圍。學校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讀三民主義，這都是游擊隊的功勞。游擊隊不定時發薪餉和服裝，因為經費困難。吃飯是最重要的民生問題，糧食接濟不上時，就向書忱告急，當時牟平附近地區之

游擊司令：張建勛、苗占魁（在台灣逝世）、安廷廣（來台後參加海軍）、秦毓堂等部，共計萬人，他們雖然各有番號，但其抗日目標是一致的，以當時之農村經濟情況，要供養如此龐大之隊伍，全賴他發動地方仕紳，予以全力支持。在接濟不上時，他曾秘密出賣良田百畝，以濟眉急。這種愛國保鄉精神，孰能及之。政府為獎勵其忠黨愛國，特頒發勝利勳章一座。

協助青年到大後方

在抗戰期間，許多青年學子，熱愛國家，擁護中央，但在游擊區，苦無發展，乃紛紛潛往大後方，投考軍事學校和升學深造。集體者，如軍校第七分校十七期十四總隊部分學生，是利用夜間偷越鐵路，採夜間行軍至洛陽，再搭隴海路火車至西安，共走了八十八天，才到達目的地。另一條路線，是走淪陷區，經濰縣、濟南到河南商邱，進入國軍防區再轉往大後方，學生們多數經濟困難，路過濟南時，找李夫人景淑如資助，當時書忱備有專款專做此事。久之，被敵偽人員偵知，民國三十一年夏，書忱經濰縣去魯南山東省政府，被日本憲兵隊扣押，幸經其好友偽山東省長唐仰杜救出，乃移住安徽阜陽趙莊，未敢再回濟南。

牟平縣政府教育科長王錫岳，係李書忱的表侄，與牟平青年多人，考取中央警官學校十五期，時書忱攜眷流亡在皖北阜陽，經

濟並不寬裕，特變賣小麥五十石，囑王君攜款至淪陷濟牟平旅淪同學。這種雪裡送炭的義舉對窮苦的學生真是恩同再造，當時後方物資缺乏，學生們普遍營養不足，患夜盲、肝病、肺病者比比皆是，得書忱接濟之錢而治愈病症者有數十人，勝利還都後。紛紛到濟南李府叩謝，書忱謙遜地說：「些須小事，何必言謝」。其慈祥的容顏，和藹的笑容，令人永生難忘。

有牟平同鄉郝綏唐，乃螳螂門著名拳師，槍法百發百中，與其兄同在吳佩孚部任團長，其兄陣亡於四川，郝君運其兄之靈返里安葬。途經濟南，路費用罄，聞名前往李府求助，書忱不僅代償欠債，另贈銀元兩百作為旅費，郝君極為感激，當時地方不寧，郝君攜子徒各一，同赴牟平縣城陰村（書忱故里）面謁書忱，表示情願替他看家護院。書忱念其忠勇愛國，特介紹參加丁部，初任中隊長，因其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後升為大隊長，此皆他公而忘私，知人善任之偉大情操也。

折衝尊俎調和鼎鼐

李書忱自民國初年即發跡於濟南，集政商於一身。民國二十年五月，當選國民會議代表，參加制定約法，民國二十五年再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兩次選舉，皆獲高票，如海陽、蓬萊、文登、福山諸縣，全數投票支持他，牟平十區一百個鄉，每鄉一票，他

共得九十九票，可見其聲譽之隆，受愛戴之深也。

民國後在山東當政者有：張宗昌、韓復榘、沈鴻烈、牟中珩、何思源、王耀五、秦德純等，都與書忱相處甚好，大軍閥張宗昌、韓復榘等亦對書忱賓禮有加。何思源任省主席時，聘書忱為省府顧問，並兼任山東省敵產處理委員，當時黨內派系鬥爭激烈，敵對派系互相攻訐，賴書忱調解，爭議始平息，書忱清廉自持，高風亮節，雖處要職，未被污染。

民國三十七年，李書忱與故友張道藩、何思源等議妥遷居台灣。何思源飛北平接眷時，傳作義舉其出城參與中和談，被政府特務人員誤為親共，在其住處放置炸彈，將其夫人炸傷，二女魯意炸死，何思源遂放棄遷台計劃，與其子終身留滯北平，為中共編纂法文字典，直到老死。本來約定的三人同行，最後只有張道藩和李書忱一同來到台灣。

來台後，李書忱仍執律師業務，因為德高望重，獲選為高雄市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兼為高雄市政府法律顧問，大陸撤退時，山東省同胞聚集在高雄和左營地區人數眾多。在生活未安定前，都投靠親友照顧，書忱交遊廣闊，在高雄已安家立業，親友投靠者日眾，如牟平縣議長于芹泉、山東省議員馬德夫、海陽縣副議長王濟占，親戚宮子瑛、王佐臣等，皆為長期居客，書忱豪爽性格，一如

往昔，然經濟情況與在濟南迥異，想當年呼風喚雨一呼百應，到如今來到孤島，人地兩生，政府遷台初期，經濟凋零、百業不振、坐吃山空，實非良策，於是重拾舊業，成立義成貿易行，以現有之人力，量材為用，怎奈貿易行業，需時間聯絡培養，一時不能見利。且投靠之親友，日益增加，以後又成立北平餃子樓。

以書忱善於經營之專長、童叟無欺之作風，生意鼎盛，為當時高雄頗富盛名之北方飯館，也是山東同鄉們的高雄客棧和飯店，多少人做了過客，多少人接收了資助。如今人去樓空，留下幾許唏噓。

忠孝傳家滿門俊彥

書忱長兄潤經，字緯忱。曾任教師及督學。仲兄潤綸字緯忱，曾任縣議員、副議長，三兄潤繡字文忱，任職教育界，長侄炳萼曾任司法官，次侄炳英，曾任蕪湖推事。書忱先娶本縣邵氏靜如。因出嗣過繼泮林先生，再娶泰安景氏淑如，邵氏早逝，景氏侍侍來台。民國五十九年起，一連四年，榮膺模範母親。並當選為陸軍永久榮譽模範母親，長子炳藻，金陵大學畢業，次子炳莘，中央軍校，陸軍參大及實踐學院科學班畢業，曾任團長、指揮官、防衛部參謀長等職，次媳鄭任卿，掖縣世家，師專畢業，從事教育工作四十餘年，參加教師研習會第九期受訓時，結業成績第一名（為女性第一榜首），曾

任台中縣內新及崇光國小校長二十餘年，曾獲第一屆師鐸獎及獲選刊登杏壇芬芳錄第十輯，長女炳彩，適張奎斗（在大陸）次女炳蘿，適海軍上校楊懋昌。另孫輩多人，均學有專長，事業有成，此皆書忱之陰鷲庇佑也。

以書忱之學識才幹，及在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可以做大官，以其在山東工商界之地位，可以發大財，書忱謙沖忠厚，不計較名利，愛國愛鄉從不後人，為善不為人知，真乃毋必、毋意、毋我之一代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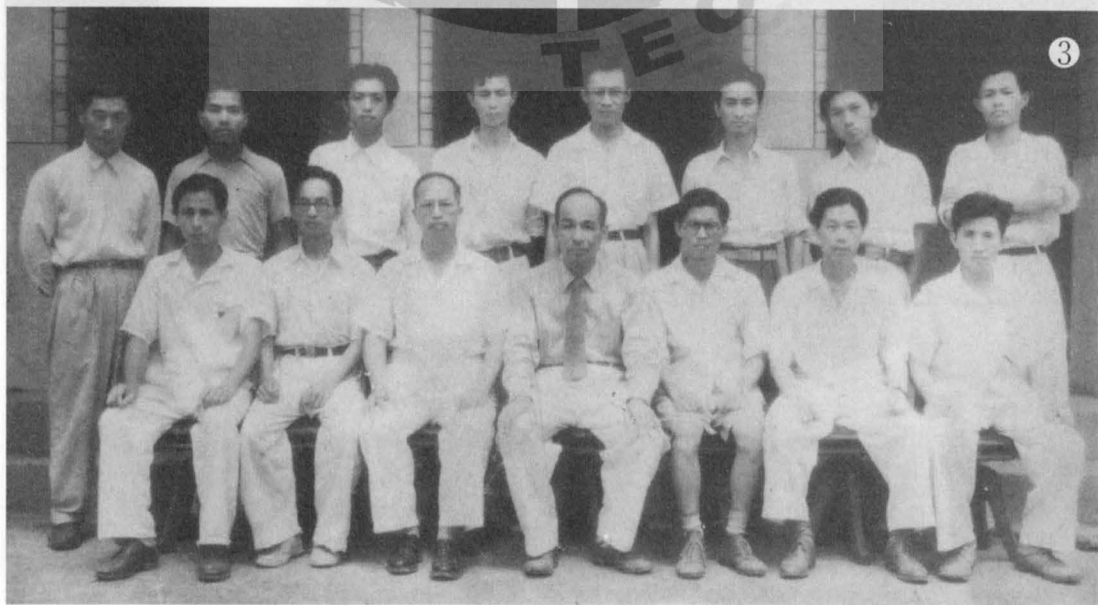
書忱病重沉疴之時，值次子炳莘充任陸軍八十師二五二團團長戍守金門，端賴次媳鄭任卿親侍湯藥，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晨，以肺結核病逝於陸軍八〇三醫院，享壽七十有六，彌留之時，猶手握中央日報，頻呼光復大陸。

此景此情，與「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者，無二致也。書忱逝世後，其次子炳莘在金門防區驚聞噩耗，痛極哀絕，急乘軍機，返台奔喪登機前金防部司令官尹俊上將，親臨機場慰唁，並致贈喪儀八千元，尹上將之豪邁大方，視部下如子弟之大將風格，令李氏家屬永生難忘。書忱喪事，幸賴故友劉道元、張景月、高芳先諸先生協助料理，卜葬於台中大度山示範公墓，一代豪客，從此埋骨青山，翹企雲海，難覓平原孟嘗。（李能宏撰，參考東牟簡訊，山東文獻）



「中外名人傳」插圖（文見 77 頁）

- ① 1944 年在成都任空軍參謀學校教授時的戴運軌。
- ② 戴運軌（右）早年與夫人田蘊蘭教授（左）合影。
- ③ 戴運軌院長（前左三）1949 年在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氣象教室前與師生合影。





①

①戴運軌（左）早年與潘貫（中）錢思亮（右）合影。

②戴運軌（右）1980年在紐約中大校友餐會中發表演講時的神情，右二為戴夫人田蘊蘭教授。



②



①戴運軌（中）早年與日本友人在餐會中合影。

②戴運軌（左）1949年在溪頭台大實驗林中與劉棠瑞（中）陸志鴻（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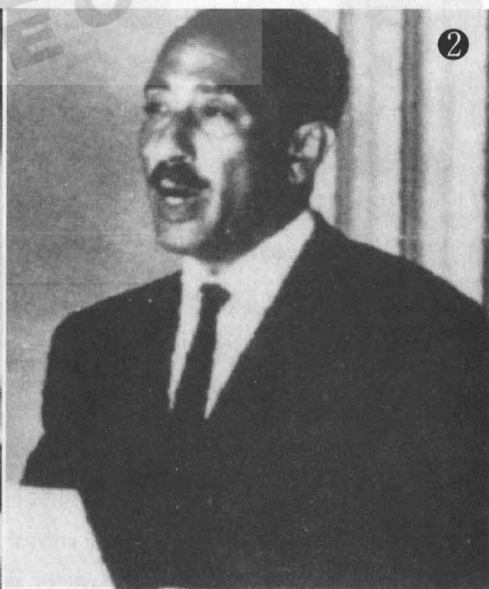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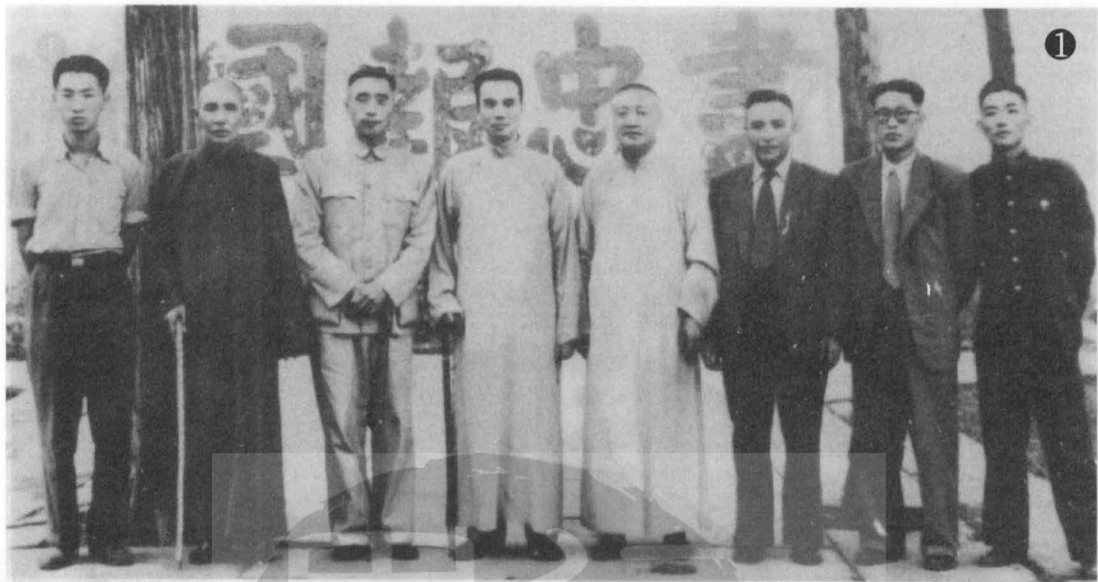


①右起：沙達特、卡特、比金合影。

②沙達特在就職典禮中發表講演時的神情。

③沙達特（右）在閱兵典禮中被刺前最後留影。





① 左二起：李書忱、何思源、何柱國、王樹常、左子奇、張金銘、李炳莘（李書忱次子）合影。
② 李書忱佩帶國民代表徽章的照相。



①左起：王爵榮、余俊賢、黃尊秋。

②右起：王成聖、王爵榮、馬樹禮、李崇年、侯政廷合影。





①民國74年1月26日王爵榮、杭立武探視板橋仁愛實驗教育所。

②王爵榮與僑選立委郭瑞訓(前排中)合影。





①戴運軌院長（右二）與王成聖教授（右一）、梅嶙高次長（左二）、張迺藩參事（左一）合影。

②戴運軌教授（前排左）任文大物理系主任時與周傳心（前左二）等文大師生合影。

